

威妥玛《平仄编》及其反映的早期北京话

艾溢芳 澳门理工学院

罗言发 澳门大学

内容提要：《平仄编》(P'ing-Tsê Pien, A New Edition of the Peking Syllabary) 是威妥玛《语言自述集》的第三个附录，共百余页，其内容与《语言自述集》的正文没有从属关系，可以视作独立的部分。《平仄编》为当年的外国人学习汉语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今天看来，它对我们研究对威妥玛拼音系统、19世纪后期北京话的语音特点、汉字的同音关系、异读分布等方面都很有价值。本文对《平仄编》的体例及内容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平仄编》的写作背景和版本沿革，梳理了其内容和体例，分析了其反映出来的音系特点，并总结了《平仄编》的重要价值。该书对研究威妥玛拼音系统的特点及其创制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为我们探索早期北京话的语音面貌及同音关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值得学界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威妥玛 《平仄编》 《语言自述集》 北京话同音字表 早期北京话

《平仄编》(P'ing-Tsê Pien, A New Edition of the Peking Syllabary) 的作者是英国传教士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作为威妥玛的代表作《语言自述集》(1867、1886)的第三个附录附在书后，共139页。《平仄编》包含一个字音表(Table of Sounds)、一个北京话同音字表¹(Peking Syllabary)和一个异读字表(Table of Characters subject to Changes of Sound or Tone)。其中北京话同音字表是全书的核心，占近100页的篇幅。本来在字音表之后、北京话同音字表之前还有二十余页的声调练习，但威妥玛在同音字表的前言中说这一部分移到了《语言自述集》的第三部分，所以《平仄编》中就没有声调练习了。《平仄编》虽然作为附录附于《语言自述集》书后，但内容上与《语言自述集》的正文没有从属关系，所以可以视作独立的部分。《平仄编》对威妥玛拼音系统、19世纪后

¹ 不同学者对《平仄编》的 Table of Sounds 和 Peking Syllabary 的译法和称呼并不一致，有时将 Peking Syllabary 叫做“北京话音节表”，有时又叫“北京话字音表”；Table of Sounds 有时称“字音表”，有时又称“音节表”，也有学者称其为“声韵配合表”(如张卫东的《语言自述集》中译本)。为避免混淆，也因“syllabary”一词本就有“同音字表”的意思，且我们所讨论的这份 Syllabary 其性质就是一份同音字表，遂本文将 Peking Syllabary 译为“北京话同音字表”，将 Table of Sounds 称为《字音表》。敬请读者注意。

期北京话的语音特点、汉字的同音关系、异读分布等方面的研究都很有价值。本文就将对《平仄编》的体例及内容进行梳理，发掘其编排上和音系上的特点，以期让更多的人对这本虽为附录，实有重要价值的著作有更多的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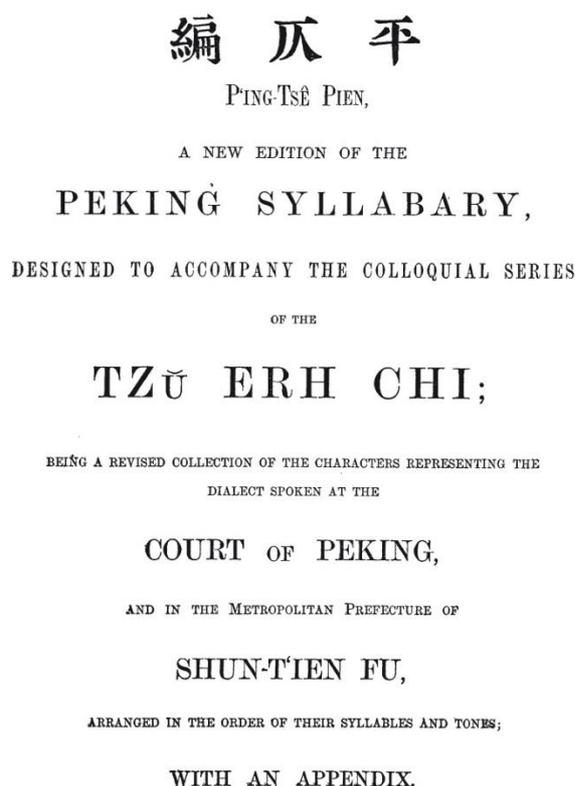


图1 《平仄编》书影

一、《平仄编》的写作背景与版本沿革

《平仄编》的作者威妥玛于1841年来到中国，在英国驻华公使馆任中文秘书，负责海外雇员的汉语教学多年。他于1872年任驻华公使，1882年卸任回国，成为剑桥大学首任汉语教授。威妥玛编写了一系列的汉语教材，其中最著名的便是1867年首版、1886年再版的《语言自述集》，此外还有1859年的《寻津录》等等。《语言自述集》是用威妥玛式拼音记录北京话的大部头资料，是汉语教学

史上第一部教学北京话口语的汉语课本。它的编写，体现了编者对 19 世纪中叶北京话高屋建瓴、细致入微的准确把握，是一部高水平的汉语教材，在世界汉语教学史上曾发生过广泛影响，至今仍有借鉴意义。²

附在《语言自述集》书后的《平仄编》，其书名中的“平仄”指的是声调的平与仄。作者威妥玛在平仄编的序言中说：“平仄编，字面上是关于声调的‘平’与‘仄’的书（Book of the Tones）”。实际上《平仄编》是按北京话音节和声调排列的同音字表。《平仄编》封面上的字样全文为“平仄编，P'ing-Tsê Pien, A New Edition of the Peking Syllabary, Designed to Accompany the Colloquial Series of the Tzū Erh Chi, Being a Revised Collection of the Characters Representing the Dialect Spoken at the Court of Beijing, and in the Metropolitan Prefecture of Shun-T'ien Fu, Arranged in the Order of Their Syllables and Tones; With an Appendix.”即：“平仄编，《北京话同音字表》的新版本，伴随《语言自述集》而设计，代表北京朝廷和顺天府城区所说的方言字汇集的修订本，按其音节和声调顺序编排，并附有一个附录”。封面上的这段话已经透露了该书的一些基本信息：《平仄编》作为一个“方言字汇集”，它所代表的方言是“北京朝廷和顺天府城区”的，字表排列的顺序是依据汉字的音节和声调，其“附录”指的是后面的“异读字表”。至于“《北京话同音字表》的新版本”、“修订本”，则与该书的版本沿革有关了。作者在序言中指出，《平仄编》是威妥玛 1859 年的《寻津录》的附录“北京话同音字表”（Peking Syllabary）的修订版。《寻津录》（The Hsin Ching Lu, or, book of experiments）是威妥玛着手编写汉语系列教材的第一部试验之书，该书是记录 19 世纪中期北京官话口语的珍贵材料，对研究当时北京官话口语面貌具有重要价值。姚澜（2014）认为将附于《寻津录》书后的“北京话同音字表”视为独立部分更为合理³。到了八年后的《平仄编》，威妥玛在《寻津录》后“同音字表”的基础上进行修订和扩充，使之更加完善，成为修订版的“北京话同音字表”，附于 1867 年第一版的《语言自述集》之后，并保留于 1886 年第二版《语言自述集》之后。

威妥玛编写《平仄编》同音字表的背景和目的，在《语言自述集》第一版

² 张卫东：《语言自述集——19 世纪中期的北京话》译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 1 页。

³ 姚澜：《〈寻津录〉初探》，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第 12 页。姚澜将本文所说的“北京话同音字表”称为“北京话音节表”。

的前言中已经有所交代。威氏从 1847 年就试图编制一个同音字表，但由于中国传统音韵学习习惯用“反切”来记录汉字音，他一直苦于本地书籍中根本没有一个音节系统可以借鉴。直到 1855 年，那时威妥玛反复研究表音法大约已有八年，一位中国学者才出版了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北京语音表（a Peking sound table）。而此时威妥玛的北京话老师应龙田（Ying Lung T'ien）已经主动为威氏制定了一份词汇引得（an index of words），威氏把它简化为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个字表，最终以“北京话同音字表”（the Peking Syllabary）的名义附于 1859 年的《寻津录》，其基础是一部旧版《五方元音》。⁴《寻津录》后附“北京话同音字表”的序言中，作者也给出了原版字表编制过程中的更多细节：当时威妥玛请求应龙田协助其从江沙维（Joaquim Gonçalves）《汉洋合字汇》（*Diccionario China-Portuguez*）中挑选适合作为交谈的词汇，但应龙田不认同该书中大部分的声调，认为它们不是口语的声调。⁵后来应龙田以清代樊腾凤的《五方元音》为蓝本，花了一至两年的时间重新编撰北京方言口语的同音字表。威妥玛说该同音字表的声调是依据能讲得一口流利北京话的当地人的口语音而拼写⁶。应龙田将他认为对于学习口语并非必不可少的词语，全部删去，将剩余的部分重新归类，保留原来的声母和韵母，作为检索音节的类目，但是，对于大量词语的语音做了订正，有些是改变了发音或声调，有些则是二者都改了，并且彻底清除了第五声即所谓入声。⁷为了确保该同音字表所记的是北京方言的声调，应龙田找了五至六位北京当地的发音人，慎重地检验字音表的读音。到 1855 年，该字汇索引大致编纂完成，共列有 397 个音节。

威妥玛认为应龙田“对声韵和声调两方面的判断，在整个七年中经受住了考验，被认为大体正确。对于一个人说话所需词语数量，他的限制比较严格，这是很了不起的⁸”。后来应龙田仍参与修订版北京话字音表的编写工作，直至 1861 年病逝。应龙田去世之后，为弥补他所提供的字表之不足，威妥玛继续编纂新版

⁴ Thomas Francis Wade: *Yü-Yen Tsü-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语言自述集》）第一版前言。译文参考张卫东中译本。

⁵ Thomas Francis Wade: Preface of the Peking Syllabary, *Hsin Ching Lu, or, Book of Experiments*（《寻津录》），Hong Kong: MDCCCLIX, 1859.

⁶ Wade, Thomas Francis: Preface of the Peking Syllabary, *Hsin Ching Lu, or, Book of Experiments*（《寻津录》），Hong Kong: MDCCCLIX, 1859.

⁷ Thomas Francis Wade: *Yü-Yen Tsü-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语言自述集》）第一版前言。译文依据张卫东中译本。

⁸ Thomas Francis Wade: *Yü-Yen Tsü-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语言自述集》）第一版前言。译文依据张卫东中译本。

的收字更多的同音字表，除了继续聘请北京本地的发音人参与之外，威妥玛还邀请了普鲁士公使馆中文秘书查理斯·俾斯麦（Charles Bismark）监督编纂工作，威妥玛说俾斯麦在发音和翻译方面都是一位很有前途的学者，新的同音字表完全是他经手完成的。⁹这个修订版的北京话同音字表共 420 个音节，附在 1867 年出版的《语言自述集》之后，题为《平仄编》，在 1886 年的第二版《语言自述集》中也得以保留。

二、《平仄编》的内容和体例

前文已介绍过，《平仄编》由三个部分组成，依次为：字音表（Table of Sounds）、北京话同音字表（Peking Syllabary）和异读音表（Table of Characters subject to Changes of Sound or Tone）。下面本文就将对这三个部分分别做一介绍：

1. 字音表

《平仄编》的第一部分字音表是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北京话音节列表，先按声母的字母顺序排列（零声母音节则按韵母的第一个字母），每一声母下再按与之组合的韵母顺序列出相关音节，不标写声调。每一音节后列一个例字，共列有 420 个音节，分别标有 1-420 的序号。通过此表，我们可以整理出威妥玛《平仄编》所记录的北京话的声母和韵母系统（也是《语言自述集》的声韵母系统）。

含零声母共 25 个声母，实为 22 个（ch、ch'各代表卷舌声母[tʂ][tʂ']和舌面声母[tʃ][tʃ']；tz、tz'、ss 和 ts、ts'、s 在分布上互补，可合为一组声母。w、y 实际上也属于零声母），如下表：

p 北拜	p'派旁	m 忙米	f 方分
t 当等	t'太天	l 來立	n 能你
ts 在早	ts'才草	s 散送	
tz 子	tz'次	ss 丝	
ch 章正	ch'唱吹	sh 山水	j 人熱
ch [tʃ] 见且	ch' [tʃ'] 奇秋	hs [ç] 学小	
k 古狗	k'开口	h ¹⁰ 黑花	
w 外武	y 涯月		
∅ 儿爱			

⁹ Thomas Francis Wade: *Yü-Yen Tsü-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语言自述集》）第一版前言。

¹⁰ 《寻津录》和《语言自述集》第一版中，h 声母前面有符号“^h”，以表示它是一个送气音。到了第二版《语言自述集》，威妥玛取消了“^h”，将其记为 h。

表 1 《平仄编》声母系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平仄编》的声母系统已与现代北京话无异。这一声母系统具有如下特点：1. 声母不分尖团，见组和精组在细音前都已发生颚化，成为 ch-[tʃ-]、ch'-[tʃ'-]、hs-[ç-]声母。用 ch-、ch'-、hs-来记录精见组颚化后的舌面音声母，是威妥玛拼音系统的一大特色。2. 影疑母开口呼字读零声母，不带 ng-声母。如：安 an、恩 ên、傲 ao、昂 ang。但威妥玛在《语言自述集》中说过，这类字在北京官话中常带 ng-声母。3. 有两套舌尖前塞擦音、擦音声母：ts-、ts'-、s-组和 tz-、tz'-、ss-组。后者只拼舌尖前元音[ɿ]。这类字都是止摄开口三等精组字，如“自、次、思”等等。而 ts-组声母拼其他元音。舌尖前声母分 ts-、tz-两组也是威妥玛拼音系统的突出特点。

《平仄编》共有 40 个韵母，如下表：

ü 子次 ih 知尺	i 西衣 yi 益	u 书土 wu 武	ü ¹¹ 取律 yü 鱼
a 阿法	ia 家夏 ya 牙	ua 花瓜 wa 瓦	
o 挪波各可	io 略学角 yo 约	uo 火说 wo 我	üo 略学
ê 车蛇各可	ieh 街些别 yeh 夜		üeh 略学雪
ai 来害	iai 楷 yai 涯	uai 怪快 wai 外	
ei 非黑		uei 规愧 ui 追水 wei 为	
ao 包少	iao 巧鸟 yao 要		
ou 头肉	iu 秋酒 yu 有		
êrh 儿			
an 安寒	ien 连天 yen 言	uan 栓短 wan 完	üan 全喧 yüan 原
ên 怎本	in 心民 yin 音	un 孙寸 wên 文	ün 群君 yün 云

¹¹ 《字音表》的注音中，撮口呼音节中的前高圆唇元音[y]也记为 u，和后高圆唇元音 u 用的符号一样，但实为两个不同的元音，在字音表中分列，不会混同，如：lu 路；lü 律。在《语言自述集》正文中，[y]音则记为ü，如 yü 鱼，liao 略，《平仄编》第三部分，即《异读字表》中，这些音节中的[y]也用 ü 来记录。为避免混淆，此处我们仍用 ü 来表示[y]音。

ang 昂当	iang 娘江 yang 羊	uang 壮双 wang 往	
êng 正成风冷	ing 京停 ying 迎应	ung 忠聪 wêng 翁瓮	iung 兄穷 yung 用

表 2 《平仄编》的韵母系统

由上表可见,《平仄编》韵母系统与现代北京话的韵母系统也已非常接近。这一系统中,完全没有入声韵,古入声韵全部混同阴声韵。其中 io、üo 两个韵母只用来记录北京话的文读音。在字音表中 ko, k'ò 两个音节还标有 kê, k'ê 一读,如“各可”,说明果摄见系开合口一等字的韵母在 19 世纪中期正在经历由 o 向 ê 的变化,ê 是新起的读音。果摄见系合口一等字如“火果”,读-uo,而非见系的齿音字如“作、错”等则读-o。另外止摄开口三等日母字,即“儿、耳、二”等字标为零声母卷舌韵母的 êrh。

2. 北京话同音字表

《平仄编》的第二部分“北京话同音字表”是该书的主体。同音字表前的标题页上的字样全文为:“Peking Syllabary, or table of the characters representing the court dialect”,即:北京话同音字表,或代表朝廷方言的字表。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体例:

《北京话同音字表》先以声母的字母顺序为序,再按第一部分《字音表》所列的音节顺序列出每个音节的辖字,并按四声归类,但不再标写每个音节的拼音,而是以《字音表》中每个音节后的例字作为相应音节的首字,并标有每个首字相对应的音节序号。因此,读者在查阅《北京话同音字表》时若想知道每个音节的确切声韵母读音,就需要参照前一部分《字音表》。威妥玛说:“使用《北京话同音字表》的学生一定要知道,它是紧随《字音表》(Table of Sounds)之后的。《字音表》标出了北京话承认的各个不同音节,在第二表《北京话同音字表》中,他将发现每个音节下面所列的都是北京话中的同音字。”¹²我们可以结合下面的例子¹³来进一步了解《北京话同音字表》的体例:

安	安	—	螭	案
	按°	—	—	按°

¹² 《平仄编》中《北京话同音字表》(Peking Syllabary)的前言。

¹³ 《平仄编》,第 30 页。

3	鞍	—	—	暗
	俺	—	俺°	谄闇
	庵	—	—	岸
	—	—	—	谚°
	—	—	—	—

上例的首字“安”表示其所辖字都是跟“安”同声韵的，其序号“3”参考《字音表》可知是“an”音节。辖字分四列，分别按北京话的四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排列。右上角有一个小圆圈的字表示有异读，会在字音表的不同音节辖字中出现。在《平仄编》的第三部分《异读字表》中，作者将这些有异读的字又全部整理出来，供读者查阅。横杠“—”表示该音节该声调下无字。

如果音节的声母是送气和不送气成对出现的，即有送气与否区别的塞音、塞擦音声母，那么作者在编排字表的时候就会分两栏排列，韵母相同，左栏为不送气声母，右栏为相应的送气声母。如¹⁴：

兆 14	召°	着°	沼	召°	吵	超	—	—	—	
	招昭	著°	爪°	诏照		吵°	—	吵°	—	
	酌	—	帆	帆		15	抄	—	炒	钞
	—	—	抓	策		—	巢	讪	櫂	
	—	—	找°	兆		—	晁	—	—	
	钊	—	—	旄		—	鼯	—	—	
	朝°	—	—	棹° 罩		焯焯°	朝°	—	—	
	嘲	—	—	赵		—	潮	—	—	
	—	—	—	肇						

在汉字的排列上，作者也很用心。首先不管是单栏的还是双栏的，作者都尽量将同一声旁的字排在一个横排，如上例“召”行和“朝”、“嘲”行都是在左右两栏都在同一横行排列同声旁的字。这样就将同偏旁、同韵母，同声母或声母只存在送气与否区别的字分四声排列呈现给读者。其次，有些位置会有两个或多个汉字排在一格，也是出于尽量将同声旁的字排在一横排的考虑，同时也为了在

¹⁴ 《平仄编》，第32页。

修订版字表增加了大量汉字的基础上，让字表更加规整和美观，减少不必要的空格。作者说：“凡送气音都跟不送气音并排罗列，每一边的字或两边的字同时具有共同的语音成分，条件允许的话无论是单个的还是成组的，都一一匹配。这样不止在声调方面，更在词义方面，学生都会加深记忆。”¹⁵张卫东先生在《语言自述集》的中译本中，已将《平仄编》的《字音表》（张卫东先生称其为“声韵配合表”）和《北京话同音字表》（张卫东称为“北京话音节表”）翻译整理¹⁶，译者还对字表中标音存疑的地方酌情进行了考证标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读者。

威妥玛在《语言自述集》第一版前言中说：“字音表的价值实际上是这样的。请记住，眼睛和耳朵需要和合作到这样一种程度：任何一个词，都要直到确信学生弄清楚书写形式之后，才算掌握了。书写形式，或曰‘汉字’由两部分组成：部首，大致指明该词的意思；声旁，大致指明它的读音。当老师用了学生不认得的一个生字时，学生就可以求助同音字表（了解表音法之后，他的耳朵很快就会带领他找到那个音节），他会发现，在这个音节下面，在相应的声调组合里，不仅有他要找的字，印有它的规范形式，而且还有尽量按同一标准聚集在一起的全部同音词，它们的标音也相同。学生比较这些字，观察它们部首之间的不同，它们声调上的异同，就会大大有助于他把这个字连同它的书写形式、发音以及声调都深印在记忆中。老师不在的时候，通过参考同音字表，学生会发现，自己对应该认识的汉字的记忆获得了全面的加强，特别是声调方面的知识更加巩固了，附录（即《异读字表》）可让人明白相同词语所共有的发音和声调的异同，并唤起对这些差别的记忆。”¹⁷可见作者对同音字表的设计是十分用心的，作者充分认识到汉字字形和偏旁在外国人学习汉语中的重要性，也充分注意到了声调重要的辨义作用。

3. 异读字表

《平仄编》的第三部分是异读字表，题为“Appendix to the Syllabary”，即同音字表的附录。这一部分将同音字表中出现过的所有带“°”的字全部列出来，以便读者检索。共列有 1525 字，约 2415 字次。这些异读字按音节顺序排列，

¹⁵ 《平仄编》中《北京话同音字表》（*Peking Syllabary*）的前言。

¹⁶ 威妥玛著，张卫东译，《语言自述集——19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437-523页。

¹⁷ Thomas Francis Wade: *Yü-Yen Tsü-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语言自述集》）第一版前言。译文参考张卫东中译本。

在音节下列出有异读的汉字，右上角用“1、2、3、4”标出其声调，再在该字的右边列出它的其他读音，同样都在右上角表示声调。不同音节下的异读音也会得到互见参证。例如¹⁸：

a	阿 ¹	a ³ , a ⁴ , ê ¹ , o ¹ ,
		wo ¹
...	腌 ¹	ang ¹
...	呀 ²	hsia ¹ , ya ¹
ai	呆 ¹	tai ¹
...	挨 ¹	ai ² , yai ²
...	暖 ¹	ai ³
...	猷 ²	tai ¹
...	呃 ⁴	o ⁴
...	隘 ⁴	yai ⁴

威妥玛说：“字”是写下来的汉语词，大约有几千个；而“音”却只有几百个。许多音之下各有一批字，对这些字，不仅要知道它的“音”，更要知道该音同一“声”所领“字”之间的区别及其他同音异义的“字”。说汉语遇到双音或多音组合时，说出来的“字”在其中常常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是困难所在。¹⁹通过检索异读字表，学生就可以知道同音字表中加“°”的多音字的各种不同读音，从而注意这些异读音中声韵母或声调的异同，加强学生学习的效果。

从《异读字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威妥玛所记录的北京话有异读的字以及异读的字音数都比现代北京话要多，有其是声调上的异读。古清入字的今调类的异读也比现代北京话要更加杂乱。一些在后来的演变过程中已经消失的读音，以及很多在普通话规范过程中被舍弃的读音在《平仄编》中都有所记录，这就为我们了解近代北京话的语音变化提供了宝贵而生动的资料。

其中《异读字表》中反映的几个比较重要的语音问题包括：

1. 宕江曾梗通五摄入声字，即古-k 尾入声字有文白异读。文读为无尾韵，

¹⁸ 《平仄编》附录《异读字表》(Appendix to the Syllabary), 第1页。

¹⁹ Thomas Francis Wade: *Yü-Yen Tsü-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语言自述集》) 第一版前言。

白读为-i/-u尾韵。如：角 chiao¹_白、chiao³_白、chio²_文、chueh²_文；脉 mo⁴_文、mai⁴_白；墨 mo⁴_文、mei⁴_白；色 sê⁴_文、shê⁴_文、shai³_白，等等。《异读字表》中记录了不少这一类型的异读。古-k尾入声字有这种类型的文白异读是北京话的突出特点之一。其中宕江摄-k尾入声字，如“角、学、略、却、雀”等字，白读音为-iao韵，而文读音有-io、-uo[yo]、-ueh[ye]三种形式，如角 chiao^{1,3}_白、chio²_文、chueh²_文等等，但到现代北京话中，这类字的文读韵母只保留了-ueh一种形式。高晓虹、刘淑学（2008）认为北京话宕江摄-k尾入声字的韵母文读经历[-io]→[-yo]→[-ye]是受韵母开合对称格局的制约作用所影响，这一音变在十九世纪中期就已经产生。

2. 蟹摄开口二等见系字的韵母绝大多数为-ieh。蟹摄开口二等字如“解、蟹、界、阶”等，韵母都为-ieh，没有异读。而还有少数字，如“街”存在 chieh¹、kai¹的异读，“楷”还有 k'ai³、ch'iai³的异读。王力（2002）指出见组佳皆韵字的演变轨迹为 ai→iai→ie，这是因为插入-i介音后起异化作用，排斥-i韵尾，同时-i介音也使主元音发音部位提前，变为-e²⁰。《平仄编》中这类异读表明这类字的韵母已基本完成由-iai向-ie的变化，但还有少数字仍处在变化的过程当中。

3. 无论是《异读字表》，还是前面的《字音表》和《同音字表》，影疑母开口呼字，如“安、恩、傲”等，都只有零声母一读，不带ng-声母。张卫东在中译本《语言自述集》附录中也特别指出《平仄编》未列ng-的异读，提醒读者注意。实际上，在威妥玛1859年的《寻津录》中，这类字还有一部分带ng-声母。威妥玛在《语言自述集》中说古疑影母开口呼字在北京官话中常带ng-声母，说明当时的北京话实际语音中影疑母开口呼字的声母尚存文白异读，但零声母作为新起的形式在口语中比较占优势。

4. 需要注意的是，前文提到的 ko/kê，k'o/k'ê 两个音节的异读（如“各可”等字）在《异读字表》中并未收录，没有记录-ê的异读，而是直接将这种异读形式记录在第一部分《字音表》中，说明 k'ê，kê 作为 ko，k'o 两个音节的变体形式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在1859年《寻津录》后附的《北京话同音字表》中，“各可”还只标有 ko，k'o 一种读法。说明《平仄编》时期的北京话哥戈韵处于由 o 向 ê 的过渡状态，存在着两种读音共存的现象。

²⁰ 王力，《汉语史稿》（修订本），中华书局，2002，第153页。

三、《平仄编》对原版“北京话同音字表”的修订

附于 1867 年《语言自述集》的《平仄编》主要于以下几个方面对附于 1859 年《寻津录》的原版《北京话同音字表》做了修订：

1. 选字数量大大增加。《平仄编》中修订版的《北京话同音字表》共 100 余页，而 1859 年《寻津录》的《北京话同音字表》只有 73 页。相应的，修订版的《异读字表》共收 1525 字，约 2415 字次，而原版《异读字表》只有 410 字。

2. 音节数有所增加。1859 年版《北京话同音字表》共收录 397 个音节，到了 1867 年版《平仄编》则共有 420 个音节，后者比前者多了 23 个音节。二者的音节差异如下表所示：

	1859《北京话同音字表》	1867《平仄编》	例字
1	k'ai	ch'iai	楷
2	chün	jiung	窘
3	chio, chiao	chüo	爵
4	ch'io, ch'üeh	ch'üo	却
5	cho	ch'uo	擢
6	—	êng	哼
7	urh	êrh	儿
8	hsio, hsiao	hsüo	学
9	jo	jê	热
10	—	k'a	卡
11	—	k'uo	阔
12	lien	lüan	恋
13	lio, lüeh, liao	lüo	略
14	—	nin	您
15	—	nio	虐
16	—	nou	耨
17	—	nüeh	虐
18	—	nüo	虐

19	nên	nun	嫩
20	pu	pou	不
21	pao	p'ou	剖
22	shêng	sên	森
23	—	ts'ên	参

表 3 1867《平仄编》和 1859《北京话同音字表》的音节差异

新增的 23 个音节中,有 6 个音节是因为增加韵母 *üo*、*iai* 而出现:*chüo*, *ch'üo*, *hsüo*, *lüo*, *nüo*, *ch'iai*。这六个音节在《现代汉语词典》中都不存在,这是北京话中特有的读音。²¹黄畅(2014)认为,由于《寻津录》中的拼音方案是在应龙田的协作下完成的,所以取消 *iai* 韵归入 *ie* 韵,但 1867 年《语言自述集》出版时,应氏已经去世 6 年了,威氏在其他人的协助下修改拼音方案,并经俾斯麦参与改订,所以似乎未得要领,又加入了 *iai* 韵;1886 年《语言自述集》第二版时,依然可见 *iai* 韵。这说明那个年代的北京时音,仍有 *iai* 韵,这种“文白异读”局面,令威氏举棋不定,因而出现了《寻津录》和《语言自述集》的分歧²²,也是《平仄编》和 1859 年《北京话同音字表》的分歧。此外,《平仄编》还多出了 *üo* 韵,*üo* 韵出现在 *chüo* (爵)、*hsüo* (学)、*lüo* (略)、*nüo* (虐) 这四个音节中。*io* 韵和 *üo* 韵是由入声消失而带来的异读现象,19 世纪这两韵已经逐渐归入到 *üe* 韵中。

《平仄编》还补充了 13 个音节: *chiung*, *ch'ua*, *ch'uo*, *êng*, *jê*, *k'a*, *k'uo*, *nin*, *nou*, *nüeh*, *p'ou*, *sên*, *tsên*。这是对《寻津录》中《北京话同音字表》的重要的补充,今天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收录了这 13 个音节。另外还有 4 个音节 *lüan*, *nio*, *nun*, *pou* (“不”),在今天的《现代汉语词典》及《北京话词典》中都找不到,这可能是 19 世纪中期北京话口语中特有的发音,特别是“不”发成 *pou*,威氏的记音方案还原了那个时代北京话的真实读音。²³

此外,在“儿”类字韵母的标写上,《平仄编》取消了《寻津录》中的 *urh*,一律用 *êrh* 来标注。这是因为在威妥玛的体系中,元音 *u* 念作意大利语的 *u*,若用 *urh* 标写,学生容易将其发成 *oorh*。²⁴因此在“儿”类字的标音方面,《平仄

²¹ 黄畅,《威妥玛〈寻津录〉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第 82 页。

²² 黄畅,《威妥玛〈寻津录〉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第 79 页。

²³ 黄畅,《威妥玛〈寻津录〉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第 83 页。

²⁴ Thomas Francis Wade: *Yü-Yen Tsü-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编》比 1859《北京话同音字表》更为精确。

总之，《平仄编》比 1859 年《北京话同音字表》多了二十三个音节，其原因在于有些字在后者未收，有些字两书的拼写形式不同。从音位上来说，前者比后者只多了两个韵母，即-üo 和-iai，-üo 是-io 的变体，-iai 是中古音的残留。²⁵

3. 编排方式有所改进。原版《北京话同音字表》前面没有字音表 (Table of Sounds)，而是将音节和字表排在同一个表里，题为“Alphabetic Index of Syllables in the Peking Dialect”，即“北京方言音节的字母索引”，是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北京话四声音节表。如²⁶：

AN.	安	○	蝻	...
3.	按	...	螻	按
	鞍	案
	俺	...	揸	暗
	庵	闇
	鹑	...	俺	岸
ANG.	昂	昂	○	○
4.	腌*

其中符号“○”只出现在音节首行，表示该音节该声调下无字，“...”出现在各格中，表示该音节中和其他声调相对应处无字，“*”表示该字有异读，但若该异读属同一音节，即声韵母相同，只有声调不同，则不标“*”，如“按”“昂”。在新版《同音字表》中“...”和“*”分别改为“—”和“°”。原版《同音字表》每一格只排一个汉字，不会像新版《同音字表》一样存在几个汉字排在一格的情况。同时在收字的排列位置上，新版也有所调整，使之更加合理。此外，两版《异读字表》在编排方式上也略有不同，对异读音的收录也不尽相同，整体来说，新版的《异读字表》对每个多音字异读音的收录更加全面。

Colloquial Chinese (《语言自述集》) 第二版前言。

²⁵ 黄灵燕，《清代官话罗马字著作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第46页。

²⁶ 《寻津录》附录 *Peking Syllabary*，第1页。

四、《平仄编》的价值

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威妥玛的《平仄编》资料详实，编排合理，虽然没有太多论述的语言，但是信息量非常大。无论是作为一本工具书，还是作为一部研究材料，它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具体表现在：

1. 从《平仄编》的版本沿革入手对比《寻津录》和《语言自述集》所记录的北京话，能够发现并了解北京话发展变化的重要信息以及威妥玛拼音系统的完善过程。
2. 《平仄编》的字音表是威妥玛拼音方案成熟阶段的代表之作，对研究威妥玛拼音系统的特点及其创制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3. 《平仄编》的《北京话同音字表》设计巧妙，收字量大，在当时为外国人学习汉语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在现代也为我们探索早期北京话的语音面貌及同音关系甚至汉字的沿革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4. 《平仄编》的《异读音表》记录了很多现代北京话中已经不存在的异读现象，这些异读音能够为我们探索北京话语音的发展演变、文白异读现象、方言之间的接触关系等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参考文献

- 程 龙（2013）浅论威妥玛第一部北京话口语教材《寻津录》，《社会科学战线》第 10 期，161-167 页。
- 耿振生（1998）《明清等韵学通论》（第二版），语文出版社，北京。
- （2003）北京话文白异读的形成，《语言学论丛》第 27 辑，56-68 页。
- 高晓虹（2003）北京话古清入字归调历史及成因考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10-19 页。
- 高晓虹、刘淑学（2008）北京话韵母 o uo e ie ye 溯源，《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1 期，58-64 页。
- 黄 畅（2014）《威妥玛〈寻津录〉研究》，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黄灵燕（2008）《清代官话罗马字著作音系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 （2009）传教士罗马字注音反映的官话音-k 尾，《语言研究》第 29 卷第 1

期，6-15 页。

李思敬（1994）《汉语“儿”[ə] 音史研究》第二版，商务印书馆，北京。

林 焘（2010）《中国语音学史》，语文出版社，北京。

陆志韦（1948）记《五方元音》，《燕京学报》第 34 期，1-13 页。

王 力（2002）《汉语史稿》（修订本），中华书局，北京。

王 平（1989）《五方元音》音系研究，《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1 期，51-57 页。

威妥玛[英]（Thomas Francis Wade）（2002）《语言自述集——19 世纪中期的北京话》，张卫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姚 澜（2014）《〈寻津录〉初探》，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张卫东（1998）威妥玛氏《语言自述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北京，136-144 页。

Edkins, J. (1864)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Shanghai :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Wade, Thomas Francis (1859) *Hsin Ching Lu, or, Book of Experiments*, Hong Kong: MDCCCLIX.

Wade, Thomas Francis (1886) *Yü-Yen Tsü-Erh Chi, 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t the Student of Colloquial Chinese*. 2nd ed.,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